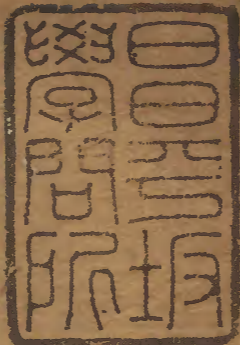


史記菁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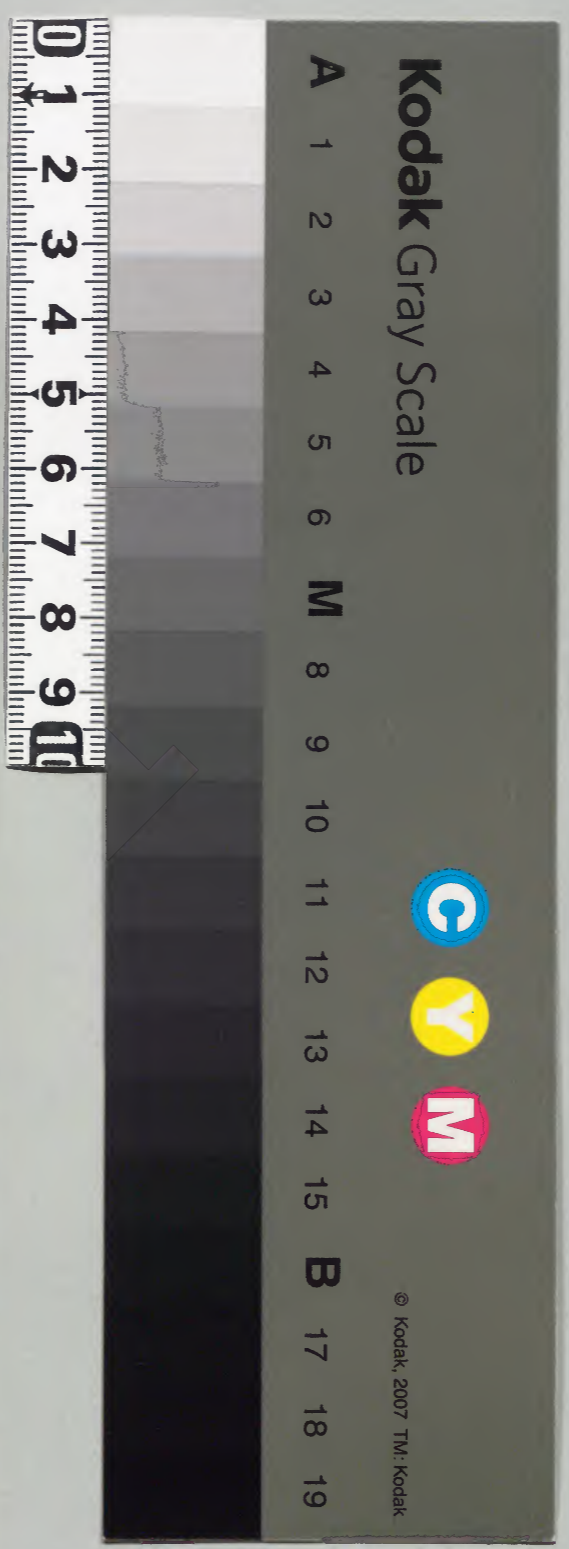
卷五下



		九〇	漢書門
	六	一	
八	九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五〇	九〇	漢	
函	一		
九	八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0	
冊數	8 (7)		
函號	290	94	





廣之勝人處只是
才氣無雙四字盡
 之然不氣舒勝則
 未肯則絕切墨
 而取字法之正者
 則其法亦奇亦
 首以公孫也篇中
 語褒貶皆具史公
 雖深愛李廣而卒
 亦未嘗不并著其
 短所以為良史之
 才他人不能及也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
 逐得燕太子丹者也世為名將綴信于前故槐里徙
 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綴陵于後亦一章法孝文帝十四年
 匈奴大入蕭關廣以匈奴終起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
 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善射廣從弟李蔡
 亦為郎綴一陪客為篇末感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
 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又虛寫一段曠
 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合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時尚武而今偃武
修文也文帝時
奴無歲不擾豈得
不倚重名將帝意
正以廣才氣跡地
大有點彭樊灌之
風當筆造區守之
時大者王小者侯
取之如探策矣今
天下已定雖勒兵
陷陣要必束之于
簿書文法之中總
總紀律良非廣之
所堪也故嘆惜之
此實文帝有鑒別
人才處廣之一生
與奇早為所決矣

豈足道哉初以天子愛之而復以不遇時為慨及孝景
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細詳官閣處處吳
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
顯功名昌邑下于不甚可揚處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廣不自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處之極邊實左遷
來無無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出寫
愛才人骨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
亡之此數語是廣一生知己才氣於是乃徙為上郡
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

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此處凡六遷俱在
以力戰約之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
擊匈奴重提在上郡時一事為寫生中貴人將騎數
十縱縱字以一字為一句言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
射雕者也是習邊事者之言射雕乃廣乃遂從百騎
往馳三人以百餘騎逐三人不足為武此自以射雕
引子看去乃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其筆法之妙乃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

人善射。果匈奴射雕者也。已搏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此處方為百騎正寫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以膽兼畧非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以上是其畧廣令諸騎曰：前已下是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細寫軍令奇而法整而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拿得定。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復做得徹。

史公甚愛李廣而獨不滿于衛青。青傳之會有天幸，此語亦頗不厭人意。至如廣之任情，殊往敗處每多于勝處。然畧其敗而詳其出奇制勝之勇，令人讀之滿腔都是奇特意思。則文字生色不少。如射雕一段精神更自灑灑可愛。

此一段勇決愈見。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善射。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逐時寫出如身在行間日擊之者。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廣之意固爾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甚暇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註一筆亦見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忽插左右一語見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又拈一陪客此處愛廣惜廣意俱見全在。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兩兩形擊。

廣惟有勇畧又能愛人于兵法仁信智勇嚴五者實有其四惟少一嚴耳然其遠斥候以防患法亦未嘗不密也但說到無部伍行陣有文書籍事此大亂之道恐不能一日聚處疑亦之過甚先輩謂程不識以形擊之愚謂要是文字生色耳未必簡易至此極也

此段云破敗廣軍後云漢兵死者大半則廣之麾下失亡不可勝計而廣以常法殊難為廣

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紀律至無此鮮有不敗者廣于此誠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亦適有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亦天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才固不如李而一字排仗非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史公不能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特載不識之語所以明軍法之正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

之畧

看其歸到李廣輕重不失之妙

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

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

於文法

并詳程不識之究竟是附傳意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此王恢之

失策別有傳此特以廣在行間無功而帶及之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

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

無功

廣之數奇亦在其中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敘廣官

兼衛俱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合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敗軍之餘身且為虜有何足紀而史

占地步矣但其敗後之勇決奇變殊勝于他人之奏凱策勲者百倍史公必不肯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獨得之妙故出力數焉如此

飛將軍三字疑亦從絡威兩馬間騰身忽上馳入塞內之事而得實憚于其一身之勇非嘆服其御衆之能也

公偏寫得十分英矯奇特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蓋文之能榮辱人也如此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伏甚巧甚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壯滿可想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善射於是至漢漢下廣吏數奇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野蕊入妙射獵善射亦不脫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四字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醉詈居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以之將能使天子屢思而召之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偶然哉非蓋世之才何以致此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瑣瑣處亦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之戰功就不戰處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善射中寫出精神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善射石沒鏃視之石也非漫寫奇事實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惟不能復入乃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

射之善射六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
 之善射七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
 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
 事一段又特書其廉而廣為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
 性也又就善射出倍虛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與篇首世廣訥口少言插此五字妙在不與人
 則畫地為軍陣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竟死猶終
 世也言畢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
 以射為事復寫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復寫寬緩不苛復寫

云及其繁復以類
 相從則此傳之零
 零碎碎處當刪當
 刪者多矣須孰讀
 此等段落方悟其
 理

簡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縷縷寫善射而其用此
 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因必待其近
 不及制亦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
 得傷敗此段直接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句看他中間瑣
 令瑣嵌入四段俱是虛景蓋實事動輒無功故特以
 虛間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
 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相形一句而
 廣軍無功數奇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
 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

此段廣之勇烈及其遇之艱危皆大畧與其孫陵相似皆以別將失道獨與虜遇皆以少敵衆而廣之終得拔身還漢者卒以救軍之來也史公寫此極詳蓋亦有所感云○附入李敢又奇蓋見隴西家風世優才氣而陵卒頽其家聲故篇末亦不復少為之地也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又是一番敗衄而廣益見精神真乃奇事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二句兩意直貫者入其中出左無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即度不中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可殪數人善射八發胡虜益懈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借他人以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軍中服其勇亦匪自今日至是乃益著耳明日復力戰而

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此張騫之軍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數奇如此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遙應篇首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歷舉仕途順適咄咄逼人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與律同所護封首虜合格也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着意輕薄李蔡言外如聞嘆息之聲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重說一遍徘徊感愴

廣之將兵敗屢既多其所以不得侯者似亦無難共曉而廣獨鯁鯁于才不能不為人後不當困躡自疑自惜王朔別後陰禍以解之予謂此可脩一說而終非定論廣才氣有餘而紀律不整如虎豹雖雄豪絕世然羈縻于文物之中有不如立仗之馬駕輦之

牛者此豈可以規煌霍擲之奇論哉

敘事中夾有議論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絕非他傳常格

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寫出忼慨不自漢擊匈奴而

廣未嘗不在其中其言之有慨乎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

及中人史公既為之而言而廣又自然以擊胡軍功取

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

邑者何也此與項王既敗謀謀豈吾相不當侯耶且

固命也說相說命英氣索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

恨乎朔固術者却與言陰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

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大恨獨此耳武安杜郵之刎亦以殺降為恨但此處

才本過人耳並不重誅降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

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

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

許之以為前將軍始以老絀之既復用是歲元狩四

年也此番為廣之結局特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貪功

揭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

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數語寫得極明劃便足為

廣歷事三朝文帝以為不遇時武帝之時邊功日競而天子復以年老數奇少之要之二君皆不可謂不知廣者文帝以為距地之士多見長於草昧之初武帝以為數蹶之才難與共功名之會也前朝戚元戎繼光為一代名將臨陣之際裨將以下必視其體貌充暢者遣之以為功名之事不可與福薄者共之恐或因以傾大事

此雖偶然之論蓋亦未可廢也

衛青不必有害廣之意而史公寫得隱隱躍躍使人不能釋然要是惡青之深耳

之廣自請曰再自請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不可曉故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詞厲氣蹙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其言不利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補寫此數句正是前自請行良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前從上誠足以徒私公孫敖之意再寫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一層惡青而惜廣也自辭又固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

論部如書以軍令勒之惡甚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

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

或失道後大將軍既回遠又亡導謂非大將軍與單

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却又仍不能得所欲

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軍還廣已見大將軍還入

軍餘怒猶勃勃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

食其失道狀先用慰勞後用激厲廣青欲上書報天

子軍曲折此亦長史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

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

廣一生蹭蹬至白首之年自請出塞其意實以衛青福將欲藉之以成大功不意反為所賣觀其幸從大將軍又徙廣部等語飲恨無窮真乃一字一涕

此下悉將廣子若孫官位事功性情生平纖悉零碎一一寫出盡于二百餘字之中又妙在人人負氣往往屈阮皆影影與李將軍弔動此所謂神情見于筆墨之表者也

衛青隱匿擊傷毋亦心虧理屈且攝於其氣而不敢校

上簿愴概廣踴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其言深婉非一見可盡曉其含意甚遠也豈非天哉歸之于天總為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負氣到老死乃賢於生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廣廉而愛人又以名將數奇死非其罪此哭要有無數痛惜在內而右將軍獨下吏趙食其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以下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又一個媽走負氣人

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各伏一筆敘事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墺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漢丞相坐法多自裁常事也但此處亦影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動多負氣男子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于李蔡之下復接李敢從驃騎之功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擊韓嫣于天子之前壯士居無何敢從也然擊傷衛青斯尤壯矣

耶且果諱之則彼去病者又烏敢取諸天子之旁而彎弓報怨誰實主之乎青本人奴霍亦姦種一時遭際安誕至此君子是以知孝武之失刑也

子長以李陵得禍而陵傳亦隱括事蹟不復細為描摹正以陵之所以然者本末已具於任少卿一書也古人動筆早信其文之必傳若東塗西抹

彼此複沓義之所不肯出也後人不識此意或謂陵傳勿勿正持大體或謂臨文不諱良史獨裁皆非定誦

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特此語若敢為厲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者然冷得妙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責備李氏處正其極推李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五字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常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此時便已英畧蓋世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

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連山即天山合稱之者傳寫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此欲字乃武帝隱衷恐貳師不能成奇功也極平常語却有針母合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特再點清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數語寫得極詳匪亦極精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誰實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此處却絕不下一曲筆所以為

本傳皆摹寫李將軍才氣而贊又極嘆其忠誠文固有彼此互見之法蓋當于未盡處渲染不當于精透處畫添也

高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有中赫然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收得凜然有餘響責備李氏處正極推尊李氏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比本傳更寫得壯浪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弑父作逆犬
之俗不足復道
然其作用一何妙
哉觀其蓄志行弑
却絕不嘯嘯咕嘍
托意腹心惟以勒
兵之中嚴明斬戮
則大事就而舉國
無敢搖動者無他
積威約之漸也岳
忠武之論兵曰顧
方畧何如耳霍冠
軍亦有運用存乎
一心之論冒頓之
方畧運用何嘗從
成法得來才過孫

匈奴列傳

單于有太子名冒頓音墨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

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氏音肉

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欲藉手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非久下人頭曼以

為壯令將萬騎反假之為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

騎射蓄志甚遠而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

行獵鳥獸逐層敘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

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梟雄之姿左右或不敢射

吳遠矣肇造朔廷
千古常勁豈偶然
哉

既聞殺父何不
此為問罪之名顧
別尋他釁非冒頓
敵手可知

者曰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
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敘法俱變動冒頓又復斬之居
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
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
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
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
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弑父自立乃使
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
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

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妙在絕不露圭角居
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逐處停蓄乃使使謂冒頓欲得
單于一闕氏如此尋釁底裡已為人窺破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
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加所愛二字見其志
遠大絕不在區區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
色欲玩好上着眼伏筆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
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
也吾欲有之此處偏作遜詞文勢起落入妙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

冒頓不惟志滅東
胡并欲借東胡以
摧諸國以篡國新
造之時而蓄銳養
精開朔大業先須
想其堅忍之志而
終乃觀其迅疾之
情

按淳維自夏后氏
立國至冒頓時已
二千餘年矣而一
朝振興南抗中國
固古今來夷夏一
大闕會也觀詩書
所載僅有攘斥捷
伐之詞及漢以來
方有和親款塞之
說則冒頓之為匈
奴第一代開疆鼻
祖可知然其開疆
始祖而即以殺父
誅母魚肉昆弟為
務是則禮教親厚
之意總不足以繫
屬之亦明甚矣奈
何漢啓和親之門

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
國之本也大學問與孟子諸侯之寶章合吻然非真語奈何予之諸言予
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具有處女脫兔之奇
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前兩番忍辱只為此耳
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
產匈奴本行國故只以人民畜產為重而地則空既之而已乃知前地者國之本一句實駕言也
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
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長句亦勁與漢關故河南
塞以周時河南舊塞為交關境至朝那膚施皆長安邊邑遂侵燕代是

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
疆補筆好理方周匝不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但為中國占身分也
以至頭曼千有餘歲總束之文筆力宏大時小時又有踈宕之氣故奇
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
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總前文一句而南與中國為敵
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收上即置左右賢王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也如屠耆王即賢王推此可見谷蠡骨都皆胡
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
耆王

唐宋以下世世有加始如奉騎子後且若事嚴父可勝嘆哉吾讀此傳而知孝武之功良亦何可以見大凡而要者以見大凡而餘則畧之

匈奴本無城郭都邑惟逐水草課人畜為富強故其法簡善可行若明季闖獻二賊駢烏合之眾橫行天下戰則克攻則破亦不過得其人人自為趨利一法及烏集瓦解行徑耳及據城奸位則坐困而立摧矣故匈奴之強亦第可強于匈奴非其法之果善也

語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已上通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官號凡稱左者皆居東凡稱右者皆居西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其郡之大可知然此皆以近中而單于之庭直代羗國一面言其北則不能知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將都尉當戶且音渠之

屬已上又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一國之政除祠祭外惟課校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人畜以為富強之資而已軋只作大者死獄久者不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軋只作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中國安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亦有古禮朝其坐長左而北嚮日上戊已然則亦有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應作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亦覺其攻

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實良法然中國必不可行善為誘兵以冒敵也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畫出情狀宛然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前已敘東西南三路并吞此復補出北路一面來文密如此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作一大結穴

衛霍列傳

以衛將軍李廣相提而論則抑衛而右李以霍驃騎與右衛相提而論則右衛而取霍史公筆補造化卓識起空迥非班范所得夢見也此段為漢擊匈奴末後一着大將軍深入窮追戰功最烈又且因糧于敵使幕南積聚一空又且單于跳身苟免使其眾不知所在漢威已極此平城以後第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總提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轉輸糧糗輜重者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務欲令去病成不世之功當時非明有此令乃史公特筆也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不令大將軍當單于而委曲徙部務令去病成不世之功之捕虜言單于東而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李廣公孫賀不書各亦偶然或謂諱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之不必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一往人馬凡五萬騎重提

一吐氣之功也乃
孝武以親幸驃騎
之故務欲其騰蹕
而駕青之上因令
其徙部代郡獨當
單于又悉配以敢
戰深入之士迨單
于適與青值絕幕
窮追而驃騎反得
以斬級舉旗之功
從容而收其利因
而苑枯勢異顯晦
頡殊此亦絀伸之
際不得其平之極
致也史公偏于青
之一戰臚次極其
詳盡使千古以下
猶若身行間聞

鼓鞞而搏髀者于
去病之功悉削之
不書而惟以詔書
代叙事則炎手之
勢徧引重于王言
而襄革之思自銘
勞于幕府其輕其
重文人代握其權
矣不但寫景之工
開却唐人許多沙
場佳句也

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筆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將
匈奴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
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
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始固欲去病當單于而大
字妙蓋出於武將軍偏又當之用適值二
武帝意外也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
五千騎往當單于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逐一路
詳寫精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此時已苦漢
神百倍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
應士馬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
罷句

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第二節單時已昏漢匈奴相
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第三
節餘兵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
蹂躪匈奴兵亦散走第四節乘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
于第五節深頗捕斬首虜萬餘級先束一筆寫追遂
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畱一日而還
悉燒其城餘粟以歸直寫至此功簿大將軍之與單
于會也另提以補二將失道一案蓋前專寫大將軍
戰功既不暇敘而于事又不宜漏故複出
段一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

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此語又為青出脫與李將軍傳不同合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再總束一句合寫出塞戰功明畫之至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寫至此亦寫大將軍一戰之奇也並非贅筆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又重提更明畫車重與大將軍軍等亦穿一筆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

比車者皆匈奴王號

師率減什三以下三句叙去病方畧最明淨健舉謂簡練精卒十之七不

將軍只用一筆敘過前極詳此極畧而悉于詔書中敘出虛實變化巧妙絕人亦開後人無限法門也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粥之士約輕齋絕大幕謂輕騎度沙漠涉獲章渠涉水得王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三字濟山名弓間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三句言其絕遠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至此方註明所斬虜功已多大將軍句師率減什三取食于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古雅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驃騎至此凡五益封矣右北平太

攜斗糧但掠食旬
奴積聚而孤軍深
入未嘗乏絕也舊
解謂師率減什三
指漢軍失亡之數
少恐與上下文勢
不貫不必從
叙功之狀繁而不
殺正史公筆力大
處若入後人手必
有許多芟除歸併
之法不古甚矣然
史公他文亦頗有
可省處惟此詔備
載得體一字不可
去須味之

守路博德以下歷敘裨將封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
失期從至禱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
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段
點從驃段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
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此二人匈奴降王皆從驃騎將
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
封伊卽軒為眾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
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

多又虛權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此處驃騎甚詳大將軍兩軍之出塞此傳外隻眼史
極畧相對看各極其妙公自作特筆更
不關兩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
人之事頓令前文戰功煊赫乃益置大司馬位大
滿三萬匹腦後一針妙不可言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
與大將軍等並為大司馬又別定功令班自是之後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
多去事驃騎二句附見亦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
騎將軍為人以下分置品題不滿驃騎之意固多然
亦終不肯過許衛青是史公一片之心

驃騎方略殊壯而不恤士卒衛青仁善退讓而節概鮮聞二人貴極一時功冠西漢而品則如此則漢之風尚可知矣為二人傳故不得不敘述平生然叙于苑枯分勢之後則深有意焉不僅以簡筆了之

痛惜李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此段痛貶正與李將軍傳仁愛士卒處一一對看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如此為將鮮不覆敗者而驃騎竟成大功即前所云適有天幸也史公文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此互相發明非偶爾着筆然天下未有稱也

衛霍一傳敘伐胡功烈屢矣莫奇于元狩四年之役兩軍分出彼此各敘而虛實詳畧一一對針極盡筆力之奇無一毫零贅也楊升庵云白日且入至行二百餘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實千秋之絕調也

相如迎合考
之意開邊病民
以遂自己畫錦題
橋之樂其人殊不
足取但為詞人之
魁傑而前半叙文
君事絕為神品則
真未可廢也

舍官而作游客是
擊劍讀書之胚胎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豈以讀書擊劍為賤伎而被以惡名耶。小處不甚了。故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慕之而生平無一相似。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與篇首好會景帝不好辭賦。二句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自是詞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以相如之才且又
令客車騎雍容亦
久為富人所屬目
則以令為蹇修文
君不患不歸相如
矣而乃必挑以琴
心奔于亡命何哉
蓋相如文君千古
之佳儷也使以令
為媒以勢相合以
利相隨則亦賈兒
販婦之常徑耳何
以見兩人之自具
錦心自留青眼乎
彼挑此奔所以明
此段風流絕不緣
勢利作合耳君王

后之識法章紅拂
之識李藥師皆是
一腔雄警心事雖
不得為正而亦胡
可浪警史公媿媿
寫之固欲傳其奇
耳豈以著其醜哉
具隻眼者須別有
識以處此

之賦可見古人作一傳文必會梁孝王宰相如歸而
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
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平日久要之言淡而有情於
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胸
事在一段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
謹肅從此以下悉是相臨邛中多富人哇接而卓王
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富人
不覺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
墮計極可厭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

以有琴心一韻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
事則涎臉皆佳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富人筵中豈有韻客傾者為
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
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極意作態是時卓王孫有女文
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轉
前繆為恭敬句可知此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
番作用本出相如主謀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
雅甚都前既以車騎動富人也筆極周匝不及飲卓氏
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寫
君心既罷相如乃使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至此即
曲妙不復用

相如文賦皆可單
行附于傳恐讀之
不能終篇也若史
公之傳相如則止
此而已故刑錄之

矣。繆態文君夜亡奔相如。真乃雄警女相如乃與馳歸
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
不分一錢也。以如許之事而乃名節不足論，惟以人
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苦境實難
其相從之孟浪也。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
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
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
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藏過一段計謀，只以實
詭詐故奇。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又中昆弟

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先
破就裡此子。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此非富人所知，故只且又令
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富人出分子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
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
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哉。倒應景帝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
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千古第一遭逢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

已上撮子虛賦大旨於前

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即後半篇無賦是公所云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開千古文人滑稽之祖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史記卷五

五

淮南列傳

淮南既禽詞連伍被。上以被雅詞多稱引漢之美。欲寬赦之。為張湯所爭。而并及於戮。則可見伍被諫淮南前。後言語並得上聞矣。此等言語所謂秘謀間說也。誰為籍紀者。殆伍被對簿。漢廷自述其始。終條對之。詳以規免。脫耳迹。其徵引往事。具見巔末。逆天而不知時一語。亦卓識不磨。然其

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描畫愚騷人入骨真妙筆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此處明捕伍被而後文多伍被美詞。可見前是考竟之辭。後乃伍被文致語之。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詞亦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以行仁義而必欲奸天蘊藉。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位小人有為而為之此口吻。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史記卷五

五之五十七

知之既明何故又
依違隱忍而卒為
畫僥倖之謀以自
取族誅之慘是猩
猩嗜酒其貪昧冥
頑反甚于不知其
勢而妄圖之者矣
被之人與言俱不
足取而文義斐然
理暢而氣古比于
莽大夫之劇秦美
新不啻駕之倍蓰
故錄之

面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欲與
談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賜几杖王復安得此亡國
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
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伍被誠見及此何故終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
不能自持故未可信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
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又
其勢而被言直是一篇明者見
隱奪之臣聞聰者聽於無聲王命論好體製昔文王
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所謂來謀者謀萬昔文王
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

作者也已上似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
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
千歲百年近世累累說下臣不敢避子胥之誅仍跟
若人後人手不排則冗矣前說
亦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已上似昔秦絕先王之道
密以下三段承百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
年之秦言之東南輓漕當是之時男子
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以給西北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此句中已
者十之三四矣古文以明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
暗互見為變化者甚多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

人臣無將將則必
誅為人臣子位忝
親藩乃不思維城
鞏固之忠而出於
覬覦非分之計其
心之逆固已難違
伍被但為計算成
敗而絕不與較論
是非便非純臣之
節矣其終與之同
陷於大戮也不亦
宜乎
漢高祖以匹夫得
天下而其子孫往
往效尤明高祖亦
以匹夫得天下而
文皇靖難喋血家
門因而逆藩作逆

而不悟蓋其蔽之者深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即今之日本國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中國鼎沸偏是化外之人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得恣其欲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先是力竭繼是悲思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接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但首難者為聖人非質言也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

史記卷六十五

五之五十九

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五六七三段極整齊又極排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凡欲動人之聽者必雜以恢宏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蓬萊仙子竟似貨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若并不得觀則望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幻絕封禪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即童振與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試問神仙何所資於人振同與百工之事愚弄至此

史記卷六十五

五

若亦接踵而起原
其意皆見前人得
之易也然亦何
不并觀于前人覆
敗之酷乎伍被引
高帝之易折入吳
楚此實有功世道
不淺

史記書華錄卷五

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
候間四字立論之本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
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
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勘破隱衷妙獨不
觀近世之吳楚乎折落近世之吳楚其語猶夷恣肆而秩然整齊夫吳王賜
號為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
鑄銷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
船言畔者本領絕大而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非時終不能成功
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

與以竇嬰為將擊吳楚故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
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
下笑寫得前如屯雲之集後如落葉之掃令人索然意消夫以吳越之眾不能
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逆天是正論但時勢上說已失之矣
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
有萬倍于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畧用一頓即疾轉好筆力
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
此中大有鈴束之妙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亦暗與宮中生荆棘露沾衣語遙作關會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

史記書華錄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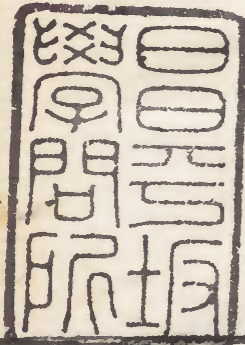
五之六十

楚靈王開子車誦
祈招之詩饋不食
寢不寐卒不能自
克以及于難淮南
王聞伍被之言氣
怨結而涕滿匡可
謂深感矣而卒亦
終不免於叛逆者
甚矣邪心之難格
也故孟子論大人
以格若心之非為
主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
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隳括聞誅一夫紂
辭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
為羣臣先死於東官也直以獨夫紂指斥王可謂犯
之計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
階而去顏敢諫之至矣卒為畫僥倖

君子讀伍被折淮南反謀之言而嘆見幾之宜審
赴義之不可以不決也夫被而非智者則已被誠
智者則官中麋鹿已成為沼之憂故國黍禾業隕

沾襟之涕持之過急勢不過誅狎之既深氣將見
奪天下豈有父母繫於王宮密畫需之半載而猶
不虞洩機謀於道路啟猜釁於漢廷者哉淮南之
亡翹足可待乃被猶依違兩可卒為首謀者不過
刀鋸當前冀賒旦夕之死事倖可成則依日月之
末光固堪化家為國即不成亦欲藉此兩番苦口
為免脫之緣耳見幾不審赴義不決卒傾廟社并
陷身家於乎惜哉



嘉永戊申

史記善本卷五

三

